

海風周報

第六七號合刊

● 目 次 ●

- | | |
|---------------------|------|
| 1. 關於文藝批評的任務之論綱(論文) | 林伯修譯 |
| 2. 徐志摩先生的自畫像(批評) | 錢杏邨 |
| 3. 茅盾的“一個女性”(批評) | 祝秀俠 |
| 4. 致張資平君的公開信(通信) | 蔣光慈 |
| 5. 致岳真先生一封公開信(通信) | 錢杏邨 |
| 6. 薄瘼(小說) | 陳一燕 |

關於文藝批評的任務之論綱

盧那查爾斯基著

林伯修重譯

我國底文學，現在在經過着其發達底一個決定的Moment(短期間)。在國內，新的生活漸漸地被建設起來了。文學，看來像能够于其未被決定底，轉變着的姿態次第地學取反映這個生活，而移向于更高度的任務，即對於建設底過程自身底某一定底政治的，尤其是日常生活的道德的作用上去。

縱使我國種種的階級的對立比較其他任何國家都是很少，然而其構成決不能看做單一的東西。即使不說關於農民的及普羅的文學底傾向已經有多少相異底必然，但在國內還有舊習性的要素——或是全然不能與無產者獨裁和解的，或是無論如何甚至不能適應于普羅底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最基本的傾向的，諸要素是殘存着。

在這新與舊之間鬥爭仍繼續着。歐羅巴底影響，過去底影響，舊支配階級底

殘餘底影響，在某程度展開于新經濟政策底地盤之上面的新資產階級底影響，被感染着。這些東西，不僅感染于各個的集團及個人底支配的氣分之中，而且更感染于一切種類底混合之中。不可忘却的，是在有產的意味的，直接的所謂意識地敵對的潮流之外，還有或許是更危險的，左右都是顯然地更難于克服的要素——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底現象底要素。這裏小有產者的要素，十分深蝕到普羅自身日常生活的諸關係之中，甚至屢深蝕到Communist自身底本性之中。這就是掛着普羅底社會主義的努力底招牌的，在爲着建設新的日常生活的鬥爭之形式底緣故上底階級鬥爭，所以不僅不被削弱而且仍保持着以前底力量而次第地取着縝細的深刻的形式。這些事情，就是使藝術——尤其是文學——底武器在現在成爲極其重要的東西。但是，這些，與普羅的及其相近的文學底出現，也喚起和我們敵對的要素——這裏頭不僅包含着意識地決定地敵對的東西，還包含着因其消極性，其悲觀主義，個人主義，偏見，歪曲之類而無意識地敵對的東西——之文學的反映。



盧那查爾斯基

在這種狀況之下，在文學所應該扮演的，這個偉大的角色底條件之中，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在其責任上，是占着極高的地位。現在這無疑地是和文學並立而負有這樣的使命，即應該成爲向着

新的人類及新的日常生活底生成底過程之強有力的精力的參與者。

三

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牠第一不得不具有社會學的性質，——而且不消說是在馬克思及伊理齊底科學的社會學底精神上的那個，在這一點，尤與其他一切的批評相異。

人們往往區別文學底批評與其歷史之任務底差別，與其說在把其差別，區別爲過去底研究和現在底研究——毋寧說在區別爲對於文學史家，所與的作品底根據，其在社會的構成中底位置，其對於社會生活影響之客觀的研究，是必要的，對於批評家，由其形式的或社會的價值及缺點底見地所觀察的所與的作品底估

價，是必要的。

這樣的區別，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家差不多喪失其一切的力量。特別的意味的批評，在馬克思主義者所完成的批評作品之中，雖也是作為一不可缺的要素而加入去，但是，社會學的分析，是更為必要的基本要素。

四

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以怎樣的精神，來從事這社會學的分析呢？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活，作為其各部在互相連繫着的有機的全體觀察，而且相信演着其決定的角色的東西是最物質的，最合法則的經濟關係，第一就是勞動底形態。例如當從事某時代底廣汎的究明之際，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努力給與全社會發達底完全的光景。但是，在研究某一作家或作品底場合，就不必有根本的經濟的條件底究明之必要。為什麼呢，因為這裏有可稱為蒲列哈諾夫底原則底常在作用着的原則，具着特別的力量而出現底緣故。他說——藝術作品，只在極僅少的比率，直接地依據于所與的社會之生產形態。那（藝術作品——譯者）是通過其他的連環——即通過社會底階級構成和在階級的利害底地盤上成長的階級心理間接地依據于牠（所與的社會之生產形態——譯者）。文學作品常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反映着以所與的作家為其表現者的那個階級的心理，或如往往面有的一樣，反映着其若干的混合——這是種種的階級底作用對於作者底表現，這是需要很注意的分析的——。

五

在各個藝術作品，其與某幾個階級或具有廣汎的社會的性質底大集團的心理底連繫，主由內容而決定。語言的藝術而且是最近于思想的藝術的文學，比較其他藝術。其內容較諸形式以其中含有更多的意義為特徵。在文學，正以其藝術的內容，即包含于形象之中或和形象結合着底思想和感情之流，作為全作品底決定的要素而現出。內容自然努力趨向於一定的形式。可以說對於一切在所與的內容只有一個最後的形式能夠適應着。作家總能夠發見一表現形式可以明快地表表示使他感動着的思想，現象及感情，而給與那作品所預期着的讀者以最強的印象。

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第一以作品的內容及包含于其中底社會的本質為其究明底對象。他決定牠與某幾個社會的集團底連繫，包含于作品中的暗示力所能給與社會生活之作用，然後移到形式上去——就是第一從闡明其基本的目的和這個形式底適應程度，即牠是否有益于最高度的表現性，依着所與的內容之對於讀者底最高度的傳染性底觀點，移到形式上去。

六

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常不可否定其所不可忘却的文學的形式之研究底特殊的任務。在實際上，所與的作品底形式，決不是僅依其內容來決定，而是還須依着若干其他的要素來決定。思索，會話底階級的心理的習慣，可稱為所與的階級(或給與影響于作品的階級的集團)底生活方式底東西，所與的社會之物質文化底一般的水準，鄰邦底影響，能表現于生活底一切方面的過去底惰性或更新底渴望——這些一切都是作為決定形式的補足的要素而能夠作用于形式之上的。形式往往不和作品結合而是和全時代及全流派結合着。甚至得成為與內容矛盾而妨害牠之力量。牠有時得成為從內容分離而取得獨自的，幻影的性質。這是生于文學作品，反映着喪失內容，怕懼活生生的生活，而要以充滿了大言壯語的，或反對地纖小而有趣的形式底空虛的遊戲而努力使自己隔離生活底階級之傾向底時候。這些的一切要素，都是應該歸入于馬克思主義者底分析之中。如讀者所看到的一樣，在一切良好的作品，形式是全然為內容所決定，一切的藝術作品都在努力趨向于這樣的良好的作品，——從這直接的公式脫落去的這些形式的諸要素，其自身決不是從社會生活切斷了的東西。就是，這也是應該找出牠底社會的解釋的。

七

以上，我們主要在說述作為文藝科學底馬克思主義批評底領域。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家，是作為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特殊地適用於這個領域——文學底社會學者而行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底建設者蒲列哈諾夫，非常地強調了，這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底任務。他確言着：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和例如「啟蒙學者」和異的地方，就在于「啟蒙學者」責課文學以一定底目

的，一定底要求，而由一定底理想底觀點去批判牠，反之，馬克思主義者說明着某作品底出現底合法則的原因。

蒲列哈諾夫在不得不使客觀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底批評方法與古舊的主觀主義或耽美的消遣及食傷對立着的範圍內，他不消說不僅是正確的，還于決定未來底馬克思主義批評之真實底路線上成就了巨大的事業。

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把僅究明及分析外面的事實底事看做普羅底特性。馬克思主義，決不僅是社會的教義。馬克思主義，還有建設的積極的 (Program)。這一建設，沒有事實上的客觀的領導不是能想像的。如若以為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於圍繞着他底諸現象間底連繫底客觀的決定底感覺，他便喪失其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資格。但是，對於真實的，完成了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還要要求對於這個環境的一定底作用。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不是說明着從最大到最小底文學之星座底運動底必然的法則之文學的天文學者。他並且是一個鬥士，是一個建設者。在這一意味，估價的要素，在現代底馬克思主義批評應該被置諸極高。

八

應該置於文學作品底估價底基礎上底規範，應該是什麼呢？第一，先從內容底見地來接近這個吧。在這裏，問題一般地是明瞭的。基本的規範，在這裏，如在普羅倫理所說的，是同樣的東西，——即幫助普羅事業底發達和勝利的一切東西就是善的，有害牠的就是惡的。

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努力去發見所與的作品之基本的社會的傾向——就是發見牠所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隨準着或射擊着的東西。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適應于這個基本的，社會的，力學的支配調子來從事一般的估價。

但是，甚至在所與的作品之社會的內容底估價底領域，問題決不是單純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大的熟練和大的感覺被要求着。問題，在這裏，不僅是關於一定底馬克思主義的教養，而且是關於沒有牠便不能有批評底一定底才能。如果問題是關於真實地偉大的藝術作品底場合，便不可不計量極多的相異的方面。在這裏，很難靠着些什麼檢溫器或藥局的衡器。在這裏，可稱為社會的感覺底

東西，是必要的。如果不是這樣，便必然地陷于謬誤。例如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可完全地單以相當了實際的問題底作品為有意義的東西。當面底問題底提出，其特殊的重要性雖是不可否定的東西，但是，那一看好像是過于一般的或相隔太遠的，如果實際很注意地檢討一下，便可知到牠會影響着這社會生活，底問題底提出，其有巨大的意義，這是絕對不可否定的。

在這裏，我們有着和關於科學同樣的現象。對於科學要求牠全然埋頭于實際的任務底事，是深刻的謬見。因為最抽象的科學的問題，當其解決的時候，也常成為最有實益的東西這一事已經成為 A, B, C. (初步的知識) 了。

然而當作家，詩人在本質上(如果他是普羅作家)在努力于文化底基本的出發之無產者的再估價，而置一般的任務于自己之前底場合，批評家是容易自失的。第一，在這樣的場合，我們往往未有正確的規範。第二，在這裏臆說而且是最大膽的臆說可以成為有價值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問題，不在于問題底決定底解決，而在于其提起及其加工。但是，在某一程度上，這些的一切，是被加入于純實際的文學作品之中的。在自家的作品，說明我黨底綱領之已經被作成了底條項底藝術家——是壞的。藝術家所以可貴的，是因為他取上新的東西，是因為他能依他的直感浸透于統計學及論理學所不能進去的領域。判斷一個藝術家是否正確，他是否把真實和 Communism 底根本的努力正當地結合着，決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在這裏真實底判斷恐怕只能在各個的批評家及讀者中間底意見底衝突之中被作出吧。這一事絲毫也不會減少批評家底事業底重要和必要。

在文學作品之社會的內容底估價上，極重要的問題，是于最初底分析被加于和我們無關係的，時或和我們敵對的現象底數目之中底作品之對於我們底價值底第二段的審議。實際上，知道自己底敵人底氣分，是極重要的，利用由非我們底同伴出身底證人，也是重要的。這些，有時使我們引出深刻的結論，並且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非常地把關於我們底生活現象底知識底寶庫豐富起來。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在什麼場合，不可因為某作品或作家是例如代表着小市民的現象而終于把那作品一脚踢開。可是往往不得不由牠引出很大的利益。所以，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這裏底直接的任務，不是從所與的作品底已經產出

及傾向底見地，而是從利用牠于我們底建設底可能底見地來再估價。

這裏聲明一下。在文學底領域中，和我們關係疎遠的，因而更和我們敵對的現象，甚至其中含有多少上述的意味底利益底場合，也得成爲極有害的，有毒的東西，得成爲反革命的宣傳底危險的表現，這是不消說的。自然在這裏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批評，而是馬克思主義檢閱登台了。

九

當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自內容的估價移到形式的估價的時候，問題怕要更加複雜了。

這一任務，是極重要的。蒲列哈諾夫也在高調着這個重要性。這一估價底一般的規範，是什麼呢？形式不可不保證着最大限度地適應于其內容而給與牠以最大的表現力，並且給與其作品所期待底讀者底範圍，以最強的影響底可能性。

在這裏，第一有想起蒲列哈諾夫所說過的 最重要的形式的規範之必要——即：文學是形象底藝術，一切露出底思想；露出底宣傳（Propaganda）之侵入于其中，常意味着所與的作品之失敗底規範。不消說這一蒲列哈諾夫底規範，不是絕對的東西。我們有着顯然地犯了這一規範底，例如司查得林，烏司平斯基及夫爾馬諾夫的優秀的作品。但是，這不外是意味着，得有美文的政論的性質底混合型底文學現象而已。作爲整個而論，這總是應該切戒的。固然，獲得了光輝的形象的性質底政論，是宣傳及廣義的文學底偉大的形式。但是，反對地，爲純政論的要素所充滿的藝術文學，縱使其判斷是怎樣光輝的，都是可以使讀者冷卻的東西。所以，如果內容不是以形象之錯解的光輝的金屬底形態溶鑄於藝術作品之中，而在這液體中成爲大而且冷的塊團而突出着的東西，則在上述底意味上，批評家有完全的權利可以指摘出作者底內容底藝術的加工之不充分。

從上記底一般的規範而流出底第二部分的規範，就是作品底形式底獨自性。這獨自性是什麼呢？這是在于所與的作品之形式的肉體溶合于和那構想，及內容不可分離底全體這一事之中，真實底藝術的作品，不消說其內容應該是新的東西。如果在作者沒有新的內容，則其作品底價值是很少的。這是自明的事實。

藝術家應該表現他以前沒有被表現過的東西。被表現過的東西的返覆（這事在某畫家們是不容易知道）不是藝術。這往往僅是極微細的的東西底細工。由這種見地，作品底新的內容對於那一作品要求着新的形式。

怎樣的現象，和這個真實底形式底獨自性對立着呢？第一，是妨礙新的構想底真實底具象化底定型。也有些作家爲以前被用過的形式所拘囿，那時候，在他內容雖屬新穎，但那却被盛於舊瓶之中。這樣的缺點，應該把牠指摘出來。第二，有形式單是微弱的場合。即雖有嶄新的有興趣的構想，而藝術家在言語——即言語豐富的程度，句的構成上底意味，在整個的短篇，尤其是長篇，戲曲等等底建築的構成底意味上，並詩底用語的Rhythm及其他形式底意味上，未能獲得形式的富源底場合，就是這個。這些的一切都應該由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指示出來。真實底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即所謂最高的典型底批評家，應當成爲一個教師——尤其是青年的或新進的作家底教師。

最後，對於上述關於形式底獨自性底部分的規則，第三底最大的過誤，就是形式底獨自化。在這個場合，人們在以外面的做作和修飾來掩蔽內容的空虛。也是有產者，頹廢派（Decadents）之典型的表現者底爲形式主義所震聳了的作家，雖有非常地正直的，非常地有價值的內容，却因掉着花槍，藉以鍍金，以致損害了自己的事業。

形式的性質底第三個規範——就是對於作品之大衆性應該取着慎重的態度。對於爲着大衆，作爲生活底創設者而訴於這大衆這種文學底創造有最高的興味底我們對於這樣的大衆性也有極高的興味。被隔離了被切斷了的一切形式，以專門的耽美家之狹隘的範圍爲對手底一切形式，一切藝術的條件性及洗練性等等，應該爲馬克思主義者所批判。馬克思主義批評，能够而且應當指示出過去及現在底這樣的作品之某種內面的價值，同樣地，應該把那用這樣的形式底諸要素而努力離開活生生的事業底藝術家底氣分自身，摘發出來。

但是，如已經說過底一樣，對於大衆性底規範應該望其出以非常的慎重。恰如在我們底報紙和我們底宣傳文書，我們有着讀者所大要求似的從最複雜的書籍，雜誌，報紙到最初步者通俗化的那些，等等一樣，我們在文化的意味上依着

連極低的農民或勞動者也包含在內底廣汎的大衆底水準，平均了我們底文學，是不行的。這是一個最大的過誤吧。

讓榮譽歸於能够把複雜的，可貴的社會的內容，用着使千百萬人也可感動般的強有力的藝術的單純表現出來底作家吧！就是用比較單純的比較初步的內容也好，讓榮譽歸能够使這幾百萬底大衆感動底作家吧！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應該非常地抬高這樣的作家底估價。在這裏，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底特別的注意和特別的，正確的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不消說，不能否定那不爲一個能讀文字的人所充分地了解般的東西，而爲普羅底上層部分，完全地有意識的黨員，已經獲得頗高的文化的水準底讀者那樣底作品底意義。在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演着巨大的角色底這一部分底一切人們之前，生活在課着許多有活氣的問題，並且這些問題不消說不可單以牠是還未站在廣汎的大衆之前啦，或不能於大衆的形式中把牠藝術地作成啦底理由，便把牠攔下不給與藝術的問答。但是，在我們這裏，甯可說是犯着反對的罪過，就是可以看到我們底作家把其注意集中到更容易的任務——爲着高級文化的讀者範圍而寫作的任務。而且，如返覆說過的一樣，爲勞動者農民大衆底文學的事業，在牠是成功的是有才能的東西底場合，在牠的估價的意義上，我們應該把牠置諸更高的地位。

十

如既經說過的一樣，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在頗高的程度上是一個教師。如果從他的批評得不到什麼增加，什麼前進，這樣的批評就是無益的。那末，從批評應該得到什麼增加呢？第一，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作家應該成爲教師。這樣說來，就會有誰也不願把可作站在作家之上想底權利給與批評家等等底充滿着怒氣的叫聲也未可知。這樣的反駁，如果把問題正確地解釋，一定會完全地消失的。第一，有由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爲作家的教師這一命題，導出他應當是一個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是一個有着優秀的趣味和該博的知識底人底結論之必要。像這樣的批評家，我們是全然缺乏着。這是僅有一些，有人會這樣說也未可知。第一底場合，是不正確的。第二底場合是近於真理吧。但是，從這裏也不過只能下着「是有用工底必要的」底結論

吧了。 只要有善良的意志和才能，則在我們偉大的國中是不會不足的。 但是，學問是應當多多堅實地去研究的。 第二，批評家不消說，是不僅教着作家，不僅不在把自己看得比作家高，而且他還要跟作家去學許多的東西。 最良的批評家能夠以熱心和敬重去對待作家，並且無論在那一場合，都是一個對於作家豫先有着像兄弟似的親切底人。 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家，是在二種意義上，應該而且能夠成爲作家底教師——即第一對於青年底作家，一般地對於許多有犯着形式的謬誤之虞底作家，必須把其缺點指摘出來。

我們已經不需要白林斯基，因爲我們底作家已經不需要忠告底緣故……這樣的意見已經廣播着了。 這在革命前或者是正確的也未可知。 但是，到了革命之後，在我國內從國民底下層出現幾百幾千底新作家底今日，這只是可笑的意見吧了。 在這裏，無疑地堅實的指導的批評，是必要，連那不過用着存心忠厚的知道文學底骨子之一切若大若小底白林斯基都是必要的。

在他一方面，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性上應該是作家底教師。 在社會性上是幼稚的，因爲關於社會生活底法則底幼稚的觀念底結果，而且因爲對於我們現在底時代底基本的無理解等等的結果，而犯着最素朴的謬誤的，決不僅非無產者作家，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作家，普羅作家，也是到處犯着同樣的謬誤。 這不是意味着辱沒作家，甚至部分地是讚美着作家的事。 作家——是極敏感的，隨着現實底直接的作用底存在。 作家，許多場合，是對於抽象的科學的思索沒有特別的才能和特別的興味的。 所以，不消說，作家有時會不可忍耐地拒絕批評家，政論家方面底助力底提議。 但是，這多是可由那個提議底 Pedantic (倨傲的) 形式而說明的。 在實際上，正惟因偉大的作家和有偉大的才能的文藝批評家底協力，從前真實偉大的文學常成長了起來，就是今後也會成長下去

十一

在努力爲作家有益的教師底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又應該是讀者的教師。 是的，應該把讀法教給讀者。 作爲註釋家底批評家，有時作爲警告適口的毒物底批評家，爲要指示偉大的核心而揭破外皮底批評家，開示殘存于蔭裏的寶

寶物底批評家，加點子 i 上而從事把藝術的材料作為基礎底一般化底批評家——這在我們的時代，在為數甚巨底最可尊敬的然而又沒有經驗的讀者之陸續出現的時代，是必要的引路人。他對於我國及世界底過去底文學應該是這樣，對於現代底文學也應該是這樣，因為這個原故，再一度高調着我們底時代對於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怎樣地提出特殊的要求吧。我們決不是想把我們底論綱使人驚愕。從最簡單的事業開始也好。從謬誤開始也好。但是，新進的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可忘記，要到達最初的場所，例如可以給與使自己列名于高弟之列底權利那樣的場所，是不可不攀登非常高峻的階段的。但是，想及我們底廣汎的文化底巨大的高漲起來底波瀾及像泉似的到處開始飛進的有才能底文學，便不由得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批評之現在底不大芳馨的狀態，不久就會轉換着更好的方向吧。

十二

此外還有二個問題也在這裏補說一說吧。第一，對於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發生着他們差不多只知從事摘發之非難，實際上在現在，關於某作家，說他的傾向是無意識地或「半意識地」是反革命的，這是頗危險的事體。就在某一作家被估價為和我們疎遠的要素，被估價為小市民的要素，或被估價為極遠地立于右翼的「波普特智基」底場合，又甚至在我們的陣營內底作家受着他有些什麼惡傾向底非難底時候，問題看來好像決不必是純粹的東西。或有人會這樣說也未可知——檢討某作家底政治的罪業，政治的疑惑，政治的惡質或缺憾的，是批評家的事麼？我們不可不用全力來排除這種抗議。用這樣的方法來達個人底目的，或意識地欲以惡意加某作家以這樣的罪名底批評家——是一個惡漢。這樣的好計，早晚必定會暴露出來。沒有再三思索地，沒有再三考慮地，時或為這樣的種類的告發底批評家，是不謹審的，輕卒的人。但是，不敢把自己之善意底社會的分析結果，大聲地發表，而去歪曲馬克思主義批評底本質者，不能不說是怠慢的，是對於政治消極的。

問題決不在於批評家·馬克思主義者叫着“領事呀，睜着眼睛吧！”在這裏，不是對於國家機關的訴說，必要的是決定某作家對於我們底建設之客觀的價值。

從這個導出結論來矯正自己底方向，這是作家底事務。概言之，我們是站在思想的鬥爭底領域。否認現代底文學和其估價上的鬥爭底性質，這是一個忠實而且正直的 Communist 所不得為的。

十三

末了，最後的問題，是激烈的尖銳的論爭的形式可以被允許着麼？

概言之，尖銳的論爭，還在吸引讀者的意味上，是有益的東西。論爭的性質底論文，尤其是在相互地有着謬誤的場合，伴着其他的條件，更大地影響着，更深地為讀者所攝取。加之，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家戰鬥的氣質，自然地易於取着其思想底激烈的表現。但是，在這個場合，不可忘記用論爭底美點來掩飾自己底議論底弱點，是批評家底大罪惡。而且一般地沒有多大的議論，却有種種的諷刺的詩啦，比較啦，嘲笑的叫喊啦，狡猾的質問底場合，或許會給與熱鬧的印象，但是結果將成為非常地不莊嚴的東西。批評是應該被適用於批評自身的。為什麼呢，因為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是科學的，並且在特別的意義上是藝術的事務，在批評家的事務，激怒——是壞的忠告者，並且很少是正確的見地底表現。但是，有時從批評家的心臟迸發出來底辛辣的諷刺和憤怒的語言也被許可着。其他底批評家或讀者及第一，作家底多少有敏感的耳朵，是會理解什麼地方有憤怒底自然的動作，什麼地方有單純的惡意底飛進。將這個與階級的憤怒混同，是不行的。階級的憤怒，是決定地射擊着，但是，那是像地上的雲一樣，高高地懸在個人的惡意之上。作為整個看，批判家·馬克思主義者，沒有陷於作為批評家底最大的罪惡底隨和與妥協，而且應該是 A priori 地(先驗地)有善意的人。他的偉大的喜悅應該是發見良好的方面，而把其整個底價值指示於讀者。在他見來其他底目的，是幫助着，匡正着，警告着的事，只有在稀有的場合，得有努力以真正地可以滅絕吹牛的虛偽底要素般的，嘲笑，或侮蔑，或以洞穿般的批評底勁矢殺盡不中用的東西底必要。

譯者附註 本星譯自蘇原權人的日譯。

徐志摩先生的自畫像

——“關於徐志摩的考察的斷片”的一節

錢 杏 邨

代表中國的資產階級的作家徐志摩先生是曾經在“自剖”集裏把自己一剖再剖的。他是很精細的爲着他自己作成了一幅自畫像，和他的拜門師梁啓超先生一樣，用着化學的方法在分析着自己。但是，分析的結果究竟何如呢？說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不請徐志摩先生自己出場了。

所以，在這篇斷片的考察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請我們的讀者先洗耳恭聽徐志摩先生的一曲清歌。

讀者諸君！我們的徐志摩先生在開始唱了：

“我是一隻醺醉了的花蜂，我飽吸了芬芳，我不諱我的猖狂……我是一隻幽谷裏的夜蝶，在草叢間成形。……我是一枚飄泊的黃葉，在旋風裏飄泊。……我是一顆不幸的水滴，在泥潭裡衝衝。……我欲化一陣青風，一陣吹醒生命的春風，催促那寂寞的大木，驚破 幽 深 裏 的 迷 夢。……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我亦願意忘卻了人間的憂愁，像一隻沒掛累的梅花雀。……我要那洗度靈魂的聖泉，洗掉這皮囊醜態，解放內裡的囚犯，化一縷輕烟；化一朵青蓮。……假如我是一朵雪花，在半空裡翩翩的飛舞，等着他來花園裡探盪，我身上有蘇砂梅的情香，那時我飄蕩我的身軀，滲入她柔波似的心胸。”

我們的徐志摩先生便是這樣的人物。當然我也能以說出這都是一些所謂“文學的想像”，可是，我們的徐志摩先生每天是怎樣的度過他的生活，耗費他的光陰，於此是可以想見的。對於現實既沒有怎樣的不滿，每天祇是追逐於過去未來的幻想，做着怎樣纔能“飛”到天上的夢，這便是我們的徐志摩先生！這種浪費的思想，這種超人間的渴望，這種幻夢一般的生活，我們是不要詳加註解就可以認識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生活的表現！被壓迫，被踐踏，被損害的人們，是永遠做不出這樣的綺麗的夢的！我們是更不必精細的指出這其間所表現的階級意識以及生活形態了！……

除去做夢一般的每天追逐幻想而外，我們的徐志摩先生所具有的，佔據他的內心的最重要的部分的，可以說是鎮日價的追憶兒時，渴望着童年的回來。他高唱着“返乎自然”的口號，他是一面渴望着更奢侈的生活 一面又渴望着回到自然。 追求着奢侈生活當然是爲着享樂，懷念自然也不外這樣的希冀：是沒有偉大的哲學的內含，他所以如此，不過是公子哥兒，閒來無事，在安逸生活之外想一壺青山綠水的願望的擴大罷了！“鄉村裏的音韻”一歌就是這種思想最具體的表現：

“白雲在藍天裡飛行，我欲把情人的年輪，我欲把情人的情愛，託附與無涯的空靈——
消滅，回復我純樸的美麗的真心；像山谷裡的冷泉一勺，向曉風裡的白頭乳鷓，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鮮明。”

這樣的苦悶就是徐志摩先生最中心的苦悶。 既不能變成一隻梅花雀，以遂其高“飛”上天的心願；對於現實又不能感到充分的愉快；追憶過去的生涯，又覺得事實上是難以再現的；這結果，當然的要如他自己所說，“我更不問我的希望，我的惆悵未來與過去，只是渺茫的幻想”(多謝天)了。然而，他終不能拋棄未來，而繼續的做着種種的幻夢，也不能忘懷過去，結果是因回憶而增加了他的傷感。 所以祇要一涉及過去，我們的徐志摩先生更不免悲從中來了。 同時，他的脫離現實的幻夢，也是常常的被現實把它打得粉碎的，往往是“今天的希望變成明天的惆悵”(大浩口外)“希望不曾站穩又毀”(豫北)而使他有淒然之感。 這樣，他感到一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苦痛的了。 祇有風花雪月能給他以生命的愉快，能使他沉醉。 於是，他的“返乎自然”的思想便因此而構成。 他想離開人間，他還是想高“飛”上天。 所以，他在“去罷”篇裏唱道：

“去罷，人間，去罷！我獨立在高山的巔上，去罷，人間，去罷！我面對着無極的寧靜。
去罷，種種，去罷！當前有插天的高峯；去罷，一切，去罷！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徐志摩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他對於貴族的現實的生活仍然的不感到愉快，總希望有更美的能以滿足他的幻想的慾望的生活到來。 然而不可能。 這就不能不使他拋棄未來，追憶夢一般的天真的童年時代了。 對於現實的社會

既覺到不自由，總想奔闖天空的去把握得盡量的發展的生命，他便對空間舒卷自如的彩雲生羨而沉醉自然，想有解除一切的束縛“返乎自然”的一日。

話雖如此說，徐志摩先生的思想在實際上並不像上面所講的那樣有系統。他是沒有穩定的思想的，祇如天空的一縷輕烟，四向飛揚，隨風飄蕩而已。他的思想是飄浮的。因此，他想脫離現實，然而他終於歌誦了現實；他想形成種種的美夢，他又知道美夢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他不得不聯帶的咒詛過去是空幻，然而，他終竟要追懷過去。我們固然不能絕對的說他的思想沒有一種固定的傾向，不過終不免於是一種浮淺的而已！他的思想是沒有穩定的！

這一點，徐志摩先生自己很知道。因此，在“落葉”篇裏他就很痛快的說，“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在“鷓鴣的一夜”的前序裏也寫下這樣的兩行：

“我不是詩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須隱諱，狂瀾的虛潮早經銷退；餘賸的說——粗礫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蕭涼中自艾。”

他又在下面承認他的一個朋友對他的“志摩感清之浮，使他不能為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為文人”的評語為恰當。上面的考察，證以他自己的“自剖”，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是怎樣的不穩定。

然而，他不是不思索，他有時是思索得很利害，有時思索得很苦惱，他一面考察人生，一面又解剖自己。關於人生的考察，我們不妨留在下面，這裏我們且結束他自己解剖的終結。

徐志摩先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除開上面所說明的以外，在他的散文集裏還可以找到下列的結論。這些都是他的自剖，他的自白。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着跳盪。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痛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自剖）

“我的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蘚苔，黏着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的黏

着；顏色是蒼白的，姿態是倔強的。”（自剖）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經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自剖）

“我人事的經驗與知識也是同樣的有限，我不曾做過工，我不曾嘗過生活的艱難，我不曾打過仗，不曾坐過監，不曾遇過什麼秘密，不曾殺過人，不曾做過買賣，發過一個大的財。”（迎上前去）

“我就是個極平常的人，沒有出人頭地的學問，更沒有非常的經驗。但同時我自信我也有我與人不同的地方，我不曾投降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我人是在社會裡活着，我却不是這社會裡的一個，像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殼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魂夢的去處又是一件事。”（迎上前去）

“我是一隻不羈的野駒，我往往縱容想像的風狂，詭辨人生的現實，比如憑藉四折，腹痛，覺察當前景色。”（我的祖母的死）

“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帶些舊氣息。我不但舊，並且還有我的迷信；有時候的良言直是一個宿命論者。”（歐遊漫錄）

“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落葉）

“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這並不高深，這只是說我祇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信德謨克拉西，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列寧忌日談——革命）

“說來我思想上或經驗上也並不會受過什麼過分激烈的教訓。我處境是向來順的，現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自剖）

我們根據徐志摩先生自己的一剖再剖，是很容易看到他的自畫像的輪廓的。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可以說是生長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裏，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雖然他的環境很好，生活很優裕，然而，他是感到種種的不滿足，種種的束縛；加以受了近代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思想的哲學的薰陶，所以他極力的想獲得個人的絕對的自由。同時，他沒有穩定的思想，而感情又極浮動，事實上他不會有深刻的探討，祇沉醉於幻想的生活，“張着眼睛做夢。”他不但沒有親切的看到社會下層，他根本上就不會認清社會，他沒有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能力。他不滿

於現實，祇是爲着個人；他的種種的幻想，也祇是要滿足他個人的慾望。從他所解剖的看去，他不曾直接的感受到社會制度的壓迫，對現實社會只是一種單純的不滿足。他的意識，他的生活形態，是無往的不表現着他的資產階級人物的根性。我們若再綜合以下所考察的看去，我們是必然的得着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的徐志摩先生澈頭澈尾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外國的資產階級的代言者的思想沒有這樣的貧弱可憐）的進步份子的代言者，他是澈頭澈尾的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作家。

徐志摩先生畢竟是很聰明的。雖然到現在還是對幻想鬧得“濃得化不開”，但在他偶而清晰的時候，他還能明白自己。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看看他曾經有過的一回的對於自己睜着眼睛做夢的批判。這個批判是很正確的，可惜他的浮定的思想不能夠使他長久的克服下去。

他的話是：

“所以我這次從南邊回來，決意改變我對人生的態度。因為我先前對這人生只是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因此我與這現世界並沒有什麼互相的關係，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責備我，我也不能批評它。但這來我決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進了一個有關係，負責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張着眼睛做夢，從今起得把現實當現實看，我要來察看，我要來檢查，我要來消除，我要來顛撲，我要來挑戰，我要來破壞。”（同上書去）

話雖說得漂亮，但是夢還是一直做了下去。他在這其間寫了四句詩道：“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但是結果何如呢？仙既學不成，人也做不好，公子哥兒終於是一位公子哥兒而已！做人云乎哉！

這就是我們的徐志摩先生的一幅自畫像。

茅盾的“一個女性

祝 秀 俠

看過了茅盾的「一個女性」，我立刻就想到了莫泊桑的「一生」。

莫泊桑的「一生」(une vie)，是表現了他「對人生的觀察是無往而非醜惡，卑鄙，無恥」的。他把若納的理想，希望，和現實生活對照的描寫，而令讀者得到幻滅的悲哀！。「一個女性」中的描寫也似乎不相上下。他用瓊華做了篇中的主人，而用黃胖子，何求，李芳等人物描畫出人生的醜惡與社會的冷酷。

「一生」的結論意旨是「生活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般好，也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般壞。這兩句斷語是若納的一生對於生活的經驗深刻地體驗得來的。「一個女性」中也完全相做的寫出這樣相似的兩句。他說，「人們即使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無邪氣，却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陰險鬼祟。」

在第五段描寫瓊華當月夜渴望愛的慰藉的那種情景，尤其是和「一生」裏第一章後半節寫若納回到白楊堡那第一夜的情狀相同。且把這兩節引在下面來對照：

「晚上是很好的月色，瓊華獨坐在窗前……月光瀉在她身上，便彷彿落在冷泉裏一般，使她起了清涼之感，……瓊華忽然不自覺的流下兩點眼淚來，風是這樣的柔軟，月色是這樣的皎潔，夜是這樣的靜默，然而她，她是這樣的孤獨憂悵，在她的輕輕地顫動的胸脯下，有一顆溫暖的心，在這溫暖的心裏，有甘泉似的連珠似的話語要傾瀉出來……她只能虛空的擁抱了自己的緊滿瑩白的胸懷！她看看自己的處女的胸脯，處女的腰肢，突然從頸部的血管轟轟地跳起來，臉上覺得烘熱……」——。「一個女性」

「左面有一扇窗子，白光便從窗上裏透進來，照在地上如瀉着一股清水一般之，伊橫過地板上的一片日光，去開了窗子瞭望……在這良夜底溫柔裏，地上一切底氣息四散開來了。……那田野底沈默使伊安靜的有如洗了一個清新的浴……伊開始做那愛情底夢了……愛情已充滿伊底全身了。」——「一生」

「她不能僅僅以母親的愛自足，她還需要一些別的愛……母親期望伊及早有一個心投意合的他！呵，他，他，他，是何等樣的人呢？……如果他此時像夢幻似的實現出來，她一定倒在他懷裏，……瓊華睜大了眼，凝望遠處的樹影，她

想，這不就是他麼？……看着，突然那樹影幻化為合長的人形，……他張開了兩臂要去擁抱這幻影，然而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孤獨的她自己。」——「一個女性」

【如今，伊已有自由去戀愛人家了，伊底要去遇見他就夠了，他呀！他是這麼一個人呢？伊只知道伊是用全靈魂去愛他，他們將手攜着手走，互相擁抱起來……忽地裏伊似乎覺得他在伊底對面了；……伊無意識地將兩臂緊緊地抱住伊底胸口，似乎為要擁抱住伊底幻影一般……將伊底前額埋在伊底兩隻手裏，伊覺得眼睛裏充滿着淚水，伊美妙地哭起來了。——「一生」

這樣看來，我們雖不敢說，「一個女性」是變相的抄襲「一生」，但至少可以說是有點嫌疑——大約是「影响」吧！不過「一個女性」的描寫是不十分深刻的。黃胖子，何求等僅僅渲染出一點極淡的亂廓，這種自然主義的手法，并未臻於成功之境。

就全篇而論，似乎上半比下半來得有背景。到了七八兩段，筆調更鬆弱了。末後寫張彥英回來，不曉得究竟是瓊華臨終的幻想，還是他真的回來。在作者或許是以前者立意，因為這才能表示出同情安慰的空虛，和瓊華最終的現實也不過是幻想的意思。但讀者終不免感到模糊。

在另一方面；作者是擅長表現女子心理的，尤其是女子的戀愛心理。曾經也有人這樣批評過他。我們看了【勸搖】中的孫舞陽，方太太，幻滅中的靜女士，追求中的章秋柳，是總會相信的。這篇裏的瓊華也赤裸裸地將少女的心情表現出來，他將十四歲時的瓊華，寫得充滿了純潔愉悅的天真，那時一班男子圍繞着牠，但她是不覺得討厭的。

【對於這些糾纏，瓊華是不知道畏懼，也不覺厭惡！也無所謂高興，她只覺得好玩】這正是一個天真童年女子的心理，她固然未嘗知道人間的醜惡，也未嘗有辨別這醜惡的心。所以某女伴對於男子的痛恨，和張小姐對於男性的企求，她都以為不然。在她，祇存一種有多少青年男子很小心殷勤很柔順謙卑地追隨她，並不是一件怎樣不樂意的事」而已。

後來，照着被人輕視嘲笑的遺產張先生的受驚而發出不平的同情時，她才第

一次領受人間的惡意。她才稍對左右的人「不高興一點」，但不過也是很淡淡的覺得這些玩意兒太沒意思，不應該這樣罷了！

使她更進一步接近人類的醜惡的，恐怕還在她替張彥英辯護而給別人做謠言的那時節。【瓊華遲疑地追問，陰鬱驟然掩上她的心頭，她彷彿看見翁翁地閃動的鬼域的黑影，她不願看，然而有一種不可說的會又在他心中鼓勵她正視這黑影。】這時她的腴紅色的彩霞已逐漸消失了。

後來她更咀咒人類是魔鬼。她每天藏過了她的真我，用她的私心鄙棄的使我對付人，【這真是世故人的話。在這萬惡社會裏，假如誠摯地拿出我們的良心來對付人，一定會吃大虧的！最好我們在所謂待人接物時，將自己的良心用手抓住，或者放在腋下，到晚上要睡，才將它放回胸腔裏，否則社會就得欺騙自己，人類就得玩弄自己。

【人類就是麼一種賤貨呵！你無須給他美的，和香的，你只須給他醜的和臭的！】這的確是沉痛的斷語。

幸福的生活漸漸兒成了過去，悲慘的境遇終於到臨了。這無上的女王陡然便由高貴中跌落「孤女」的地位了。父親死，母親病，家產的喪失，地位的低落，這位女王便深深感到，社會的真面目——到處受人冷落受人奚落了。從前受人歡迎和崇拜，現在變為侮狎，和戲弄。於是有人說大家送給她一點面子罷，她只是任人播弄的孤女。又有人說那瘦削的猴子臉也引不起人們發狂了，真是可笑，人類就是這樣一種面目的！

全篇的結構並不怎樣的好。憑我個人的見解，就頂討厭那種嚙嚙嚙關於四圍環境事物都一一不遺漏地敘述的手法。但作者寫人物的說話，是很流暢而又有含蘊，彷彿有聲音在我們的眼底，這是作者的長處。至於作者的思想，他基本上就是站在小資產階級說話的人。他……終於把小資產階級的根性裸露出來。在作者的作品中，已經是很明白的表現，他的創作並不是革命文學，裏面找不出一點革命的思想。他所有的，只是幻滅動搖——思想的動搖。

這一點我實在替作者危險。思想愈向下沉，作品將更離時代遠，甚而至於會和時代相背馳。

我們不需要無時代性的文學！

附註，此文草就，聞鄭振鐸先生說，徐首爾先生有關於「一個女性」與「一生」相同確
評論。徐先生此文不曾過目，未審是否。若是，這真可謂略同了。然得聲明，我並不
是「英雄」。

十一月廿五，一九二八。

致張資平君的公開信

——讀了“樂軍月刊 二期張資平君罵我的話以後

蔣 光 慈

資平先生：

.....
.....

資平先生！我介紹過一部稿子給你，那是事實。你的稿子退還了，那也是事實。但是我却沒料到你會拿這種事實來造我的謠言。我在“文藝生活”上發表了一封致該報記者的信，那是因為該報記者錯記了我的話，使我不得不聲明一下，並不是要批評你或嘲罵你。那一封信具在，讀者自能瞭然，有什麼嘲罵你的地方呢？不錯，我是說過你是戀愛小說專家！……只注意於什麼三角和四角；……但這也是一般人的意見，並不僅是我對於你的批評。你的哪一個讀者不是這樣地承認你呢？為什麼別人可以說得，而我說一下就要犯了法？你自己想一下，你過去是不是這樣的作家？資平先生！而且你應該注意到，我是因為說我的翻譯小說附帶的說到你，並不是正式的發表我對於你的小說的意見。這樣具體的附帶的說明一句是可能的，怎麼能說我是在“生吞活剝”你呢？怎麼能斷定我是冷嘲熱罵你呢？你不但武斷我是冷嘲熱罵你，而且提起了我介紹過稿子給你的事情，暗示讀者知道我是在藉端報復，發洩私憤。資平先生！我知道你會思想，但是沒料到你想得有這般巧妙！

若不是你現在提起我介紹過稿子給你的事情，那我實在會把牠忘記到九霄雲外了。我承獲一般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青年作家的委託，介紹給各書局的稿子很有

幾部，這其間被書店老板收印的固有，但被老板退回的亦復不少。若我每次因為介紹不成，就對各書店老板懷起恨來，那麼，資平先生，我可以不做別的事情了，我只專門向書店老板藉端報復好了。若我是這般地易於生氣，這般地度量褊狹，那我簡直是一個不知世故的小渾蛋！……資平先生！你現在是轉換方向了，你現在也開始在從事於革命文學運動了！革命文學作家考察一切，他的眼光應該是唯物的，不應該是唯心的，假使你對於我的批判不同意的話，你應該根據事理來指出我的錯誤，你不應該牽涉到其他不關於問題的本身的事。……資平先生！你的推測未免太唯心了罷！

你說我對於革命理論沒有深刻的研究……這話我是無從答覆起，因為革命的理論就是把畢生的精力去探討，也是探討不盡的。我當然是說不上有深刻的研究。不過，關於這一點，你應該指出我的理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使我能夠認識我的錯誤，去做進一步的研究！資平先生！你說我“生吞活剝”你，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批評我，究竟是不是在“生吞活剝”呢？至於你說我擺革命文學家的臭架子，這也是血口噴人，不合事實。我在那一封給文藝生活記者的信上，不是說過「近來努力讀書，自知力薄，不願對於別人有所批評」麼？所謂革命文學家的臭架子在那裏？我告訴你，我生平最討厭人家擺架子，因此也就怕人家說我擺架子。我有什麼架子可擺？資平先生！你未免有點神經過敏罷。

.....
.....

蔣光慈敬上。

致岳真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錢 杏 邨

岳真先生：

你的“批評錢杏邨的批評”一文我已經在“紅黑”上讀過了。我對於你批評我的好意是十二分感激的。可是你有許多的地方是誤會了我。而且因着彼此的立場不同，你所提出的問題，我也認為有繼續討論的必要。寫這封信給你，就是要

稍稍的說明我對於你的批評的意見。

你的批評中最成問題的是第二的一項。你的主要的意見是‘把在文學形式以及思想上革命的，牽入政治形態影響上去，因此文學的功効等於政治的目標，而文學所完成的彷彿還是一種幫助或擁護政治的方向，把文學這樣看有點怪。’從這“有點怪”的結論上看去，至少我認識了你是否認文學是階級的武器的。這種論斷是完全的錯誤。歷史的事實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自從原始社會崩壞之後社會有了階級對立以來，藝術便老早從人類共有的變成特權階級專有的藝術，以後不隨着階級鬥爭之發展而變遷；這樣便形成了古代的歷史上的奴隸專有者的藝術，中古的封建地主的藝術和文藝復興以後的資產階級的藝術。文藝是始終的直接的間接的有意的無意的做了階級的武器，替每個時代的統治者組織了大眾，模糊了大眾的意識。現在，無產階級為着自己的前途，拿文藝來做鬥爭的一種工具，來喚醒及組織羣衆，用唯物論辯證法去看，正是必然的而且應該的事實，毫無足怪的事實。所以，你的“有點怪”的判斷，雖然在唯心思想瀰漫一時的時代可以說是當然的，然而，這觀點終竟是不正確，不過是證明了你和時代精神的隔絕罷了。

造成你的這種錯誤的主因，是由於你的思維考察的方法基本的錯誤。是由於你把文藝看作超然的獨立的東西，把文藝看做是不和其他社會現象相連繫的單一體。這種方法是不健全的，是十九世紀最風行的。事實上，任何一種的觀念和現象是不會超然獨立的。它必然的是和以前的，周圍的，以及未來的事象有相互聯絡的關係。所以文藝的批評者必然的要應用着唯物論辯證法去論斷文藝，嚴格的說起來，“若不知道藝術以外的一切社會現象及解決方案，就沒有了解文藝的可能。要真的置身實社會的正中，才能理解真的澈底的文藝。又把它和其它的社會現象或文化現象比較聯絡起來，才能够究極它的本質和組成它的科學。若不向這方面進行，無論頭腦如何美好的學者，他的學術是舊的，他所說的也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你雖然是很誠懇的想改正我的錯誤，其結果是因為你基本的方法的錯誤，不但沒有從我的很多的錯誤中指出我的一個錯誤來，反而給予我以一個解釋這個問題的機會，你的批評的本身對我是毫無教益的。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要詳細的展開來，決不是一封短信所能

說盡，我祇能略加解釋如上。這裏，轉入“拿譯譯來批評”的問題。你的意思是，中國的譯譯錯誤很多，不能讀原本的不必批評外國名著。在這裏，我要從側面去接近這問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批評阿志巴綏夫一定要根據俄文原本，批評席勞一定要根據德文原本，批評高斯華綏要根據英文原本，批評林房雄要根據日文原本。假使要是這樣，不客氣的說，我的能力實在“不够”答覆你的問題。假使你的意思是說英文譯本日文譯本是可靠的，那麼我或者可以告訴你，英文譯本和日文本也是常常的有錯的，也是未必能夠完全保持住原文的精神和作風的。依照你的結論，除去精通某一國文學的可以批評某一國的文學而外，是沒有別的辦法能對於某一國的作者寫出恰當的批評的。至於不懂某一國文學的人，對於某一國文學的譯本，我們也應該通知他們：“你們祇有讀的權利，沒有批評的自由。”可是我沒有這樣“舉頂絕踵(?)的太大的勇氣”來說這一句話。固然我們有許多很錯誤的譯譯，但是我們不能拒絕讀者的批評，錯誤是應該由譯者負責的。遇到錯誤的事實，我們只能依據原本嚴厲的指摘譯者。若果不從譯者方面下手祇禁止讀者的批評，這恐怕是不通之論罷？至於有了譯本而批評仍要依據原著，這種批評者祇是一個學術的炫耀者，他沒有顧到本國的譯者的大衆，他沒有把握得批評者對於讀者的任務是什麼，他基本上不懂得批評。

附帶的說一說我自己。我依據的批評本誠然是譯本，因為依據着譯本當然引證的語言也是根據着譯本了。至於參考的是否全是譯本，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你並沒真談過我的批評的全部。在批評原作者的作風時，大部分我是不會單獨依據中譯本下過結論的。對於一個作家的“論斷批駁”，事實上我也沒有祇根據所要批評的那一本書我絕沒有像你批評我的這樣的勇氣。我的膽量並不大我祇是不信任非 Marxism 的批評，無論他是歷史上的怎樣名人，我都要照着我的觀點去把他重行估定一回。這是事實，這不是勇氣。你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去考察他們，我用唯物論辯證法去考察他們，立場不同，結論當然是各異了。大約是這個原故，我被你含譏帶諷，罵了一句勇氣太大，舉頂絕踵。“關於我個人的話沒有多說的必要。總之，即使不能參考原文，批評也未必不能正確，不能依據中國譯本去批評的這個結論是欠理解的。再說明白些，關於批評，能參考原文當然

是更好；不然，單獨依據中文譯本也是可以的。譯本只要沒有重大的錯誤，作品的意義是不會在讀者心中模糊的，祇要是直譯，作風大致是可以保存的：這是我的意見。

再下，是轉到原文的第三段。你說，“錢先生的考察方法只一種，就是從作品續舉出對話或描寫的一段來，加以評論。且更使人疑惑的，是在作品一言一語中肯定了這作者根本思想以及藝術態度。”方法究竟有幾種在這裏是沒有聲辯的必要的。關於前一段，我認爲你應該在我所續舉出的對話或描寫的一段裏找出不足以代表作者的傾向或作風的部分來加以批駁。我所以續舉出是因爲那一段能說明作者的傾向或作風。若是你是不滿意於我的這種方法，你也得用理論來說明。不舉出事實的根據，單攜統的說一句“讀過錢先生批評的人是可以答覆得出來的”是不夠的。信如你所說，我的讀者或者可以說得出來，然而我却沒有依據來解釋你的懷疑。我始終沒有翻開書本，找幾段對話，尋兩節描寫，馬馬虎虎的去論斷一個作者，雖然我的論斷因方法運用得不純熟，有時不免是錯誤的。後一段是有聯帶的關係的，我簡單的說明：我肯定一個作者的思想以及藝術態度是根據着我能找到的他當時已有的著作的全量，我並沒有依據“一言一語”來肯定。我的話若果是說錯了，你可以舉出證據來。至於“同樣滿意，同樣失望”，我說，這要看你的立場，譬如我們倆同時考察一個作者，我就相信我們中總有一個失望的。（這個失望的成分如何是不能肯定的），因爲我們倆的考察的方法根本不同。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去決定人家是在“尋章摘句，”而沒有“整個的觀察·普遍的較量。”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說我“相信在據說極右的雜誌中發表的作品便是落伍的東西。而新興的有色的雜誌總可無條件的說他極好，所登載的作品也全是革命鉅著。”這種判斷我真不知道是何所依據。雖然你在前面加了一個“好像，”可是一切論斷必得有事實的依據，站在“好像”的立場上是不行的。批評者應該根據客觀的事實來改正被批評者的錯誤，若祇是根據“好像”一類的語句來批駁，這不是批評者的任務。我是希望知道我的過去的錯誤，好使我有改正向上的機會；假若不是“好像”的話，我請你指出關於你對我所寫的這一個結論的依據來。我在什麼地方肯定過極右的雜誌中的作品全是落伍的東西，無條件的說新興的有

色的雜誌極好，而所登載的作品全是革命鉅著呢？……我因此想到另一個問題。我在許多的批評裏對於作者不滿，說某一個作者是思想落伍，我不是捏造的，是有他們每個自己寫的創作等等的依據的，我並非看作家屬於那個機關而下判斷的。萬一上面的話是辭未達意而指着這一班人，你也應該指出我對於他們批評的錯誤，理論的來批駁，事實上也不能下一個全稱肯定，拉到雜誌上所發表的作品的全體。同時，我得聲明，我批評這些作家並不完全是根據雜誌。……你若是依據這少數被我批評過的作者這理由而說我有這種傾向，你是也得根據我批評他們的理論，綜合的去研究指出我的理論的錯誤，從這種傾向在我已有的批評的理論方面是否錯誤一點入手。攬統的說這種傾向是錯誤，未免是太欠理解了罷？關於“無條件說極好，”“全是革命巨著，”我不想有什麼說明，祇期待着你理論的“指出”。至於“一個批評者是在發現’這個理論的是否正確。我想“海風週報”六號上譯載的盧那查爾斯基的“關於文藝批評任務之論綱”一文可以代替我的解答。……

要說的話都已扼要的說過了。你如果願意和我繼續的討論，我當然是高分的歡迎。不過我要預先有兩種要求，一是把你自己的立場說明白，二是依據理論說話。附帶的批評的態度也得忠實一點，像這一回的批評裏的一些俏皮的挖苦我的話最好是能以免去，這是足以損害批評者自己的。

錢杏邨

二月五夜

薄 瘞

陳 一 燕
上

這是敵人在城襲擊我們的部隊後的第二天。

清晨，主任命組織科長到距離我們前天防地——H村——五里一個名叫三巖店的地方去偵察敵人的動作；W科長臨走的時候，堅要我合他一道去。我不得不勉強答應下來，於是帶了一冊記事本子，背上一個軍用水壺，跟他出了營伍，隨着東南的官道走來。

我們營伍的南面，橫着一灣狹長而呈不規則形的水塘，初夏清新的鮮美的朝曦中，晴空是一碧到底的沒些纖雲滄影，蔚藍的綠水，亦反映得格外澄鮮，微風過處，水紋飄飄，漾着濃陰低垂的弱柳倩影，柳陰下拴着幾匹御鞍的戰馬，有時低首去嚼着水涯的草，有時舉頸長嘶，這樣的好一個帶有兩方情調的清景，自我到富於乾燥性的中州來，可以算是第一次遇到的。走過水塘的西頭，靠左轉，沒數十步，便是一個緊相比連着的村莊，雖然小小的只有十來月，可是桑柘圍護，濃青逼地，犬吠雞角，雞啄廣場，戰亂中獨有此現象，總不至於瘠苦吧？但其不會受禍，則我們可以相信的。

我倆走進村裏來，只見在一家門斗房處，聚着五六個走不掉的鄉民在談話，他們聽見科長手杖點地的聲音，幾個背着的都回頭來望，看看我倆走近了，都堆着笑臉，向我們表示歡迎，一點沒有像以前害怕軍隊惟恐躲避不及的態度和情緒，由他們堆笑的臉上看來，不但沒有什麼矯揉造作曲意阿迎的成分，而且真切中滿現着誠懇親愛溫望的精神；——雖然他們並不知對我們應先下何等慰勞和招呼。

“老鄉！喫飽飯吧？”W科長望着他們打招呼，“喫過的，老總！您好！”

“老總！您上那兒去？這兒坐坐好吧？”另一個問：隨手向門檻內搬椅凳子，一面讓出空位迎迓。

我們坐定了，開始向他們談話。

“老鄉！城裏的軍隊好嗎？”

“唉！說到老陝麼，這班狗男女，咱們的氣亦够受了，今天要捐，明天要派，捐派罷了，還要縱容那些嘍囉，東搶西闖，人要綁，洋錢要劫，糧食要掠，牲口要牽，你難道敢說半個不字麼？够了，够了，這活罪亦够受了！”

年老的一個鄉民，說的異樣悲憤，接着一個證實着說：

“可不是麼，林伯伯說的真不錯。一月前，我們家裏遭劫，來了二個賊子，一身破着軍裝，背着洋槍，兇狠狠地要殺人，讓他搶個精光，才肯罷休。後來點查東西，連我兩個破棉襖都不見，你看這班賊子的肉，還够食麼？”

“我們又怎樣呢？老鄉！”我問：

“老總們好啦，”老鄉民打着我的肩膀說：“真的，並不是咱說奉承話。老總們來了，一文錢沒捐沒派，買東西亦是公公道道的，有時還要把幾個錢。替咱們老百姓打不平，趕走這些土匪軍隊，好嘍！這樣才算爲民除害的軍隊哩！要不是現在老總們來了，咱們受城裏老陝的罪，還擔當得起麼？”

“是，咱們的軍隊，從南邊打到這兒來，爲的是你們老百姓日日受軍閥的苦惱極了，所以專替老百姓打不平，除痛苦，領導大家來革命，並非爲着什麼地盤權利的。咱們的軍隊，就是老百姓的軍隊，因爲咱們本身就是老百姓，如果把軍裝解掉，大家不是一體嗎？所以咱們並沒有什麼分別，是一家人，大家要親密來共做事，一夥兒革命才好。”

W科長說着淺易的話，和鄉民演起說來。鄉民們都仰頭諦聽，點着頭表示無限同情，我看可以入題了便插着探問說：“你們幫助我們不幫助？老鄉！”

我話還沒有說完，他們爭着說：

“只怕咱們做不到啦，那有不盡力幫助？”

“好！好！請你們告訴我們城裏的形勢，行嗎？”

“行，行，讓我告訴你，”一個中年的鄉民自告奮勇的說：他一手拾着一片瓦礫，畫起地圖來。老總……”

“老鄉，別稱叫我們做什麼‘老總’呀！”我覺得他們口口聲聲：什麼、老總，怪難聽的，連忙阻止着說。

“那末，叫先生好了，他改口說：先生，這裏是城，這周圍是東西南北四面，J河的水，是從北迤東轉南環繞着三面的，西面却是一道士嶺，你看，從咱們這屋後望過去就得。繞水的三方，都難得渡過。西北角的萬人坑，水淺些，纔可涉過，可是聽說他們在這兒駐了好些重兵，正西一帶，如摩天嶺，老合庵，都是要道，他們駐兵亦不少，至到他們西面的總機關，就在這士嶺上的四方院。”

我拿出記事冊，照他說的一一記上，并且學他畫圖，一面再問他說說：

“你知不知道三里店現在有沒有城裏的軍隊？”

“這我可不知道，”他應着；同時轉問一個二十來歲的哥兒道：“龍！今早是你進城的，你可知道？”

“城裏我是沒有進去的，今早我才走到三里店附近，沙河土堤戰壕裏的嘍兵，就在嚷口號，我正待折回，遇着東村的王叔叔，他說：“你要進城做甚？人家一入城就不見出來的！於是只好回來，”龍敘述着：臉上有點飛紅伏白。

“這位老鄉，何不替我們到三里店打探一遭，回來給你重賞。”W科長望着龍說。

“我委實害怕！’龍搖着舌頭”去不得！去不得！這賞錢我沒福消受！”

我們見有點頭緒了，胸有把握，遂辭着這些鄉民，走出村來，向着東南的官道前進，臨行他們很熱心地問我們向“那兒去？”我答：“上三里店去！”他們聽了說：“好胆量，當心點，先生！”然而我們笑着走了。

經過好幾個村莊，我們許多訪問中，得來的消息總差不多。不知不覺走到二日前的宿營故且地村來。幾個鄉民很熟識的打招呼，傍午的太陽，暫暫熱起來，我脊背不住流汗，水壺裏的水，一路已喝完了，於是只得在鄉民家裏要了一壺茶，給他點錢，他堅辭不受，只好算了。W科長到隔壁的屋裏找他大前夜遺下的一對拖鞋，找好了，我們重新朝正南走。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那些鄉民所暗示，一路走來，心理上總覺有些忐忑而異樣，照現在的環境說來，離自家的防綫，已經是很遠了。離敵人呢，約摸總在二三里之遙。所以心頭更加不自在，科長的手杖，又時時好惹起村犬的狂吠，我一面走，一面想：如果給敵人知道了，是怎樣地危險呀！不知不覺步伐亦迂慢了，終于落在科長的後面，越想越怯，連衣裾擦着麥穗鋒芒沙沙價的聲音，都覺得有注意之必要。對W科長帶手杖惹犬吠這回事，更不消說認為是他的失着而老實不客氣地提出反對。

當走過一片寂寞的墓場時，老鴉在幽鬱的墓木枝頭亂噪。北方的墳墓，和南方迥不相同，沒有墓碑的土饅頭，一堆堆在老柏松椒的叢林中錯雜排列着。這時候雖則正午才過，但冷清清的田畝間，一個人都沒有，墓場古樹陰鬱下，彷彿浮現着多少鬼氣，縱鴉聲聒聽，亦不過一變靜默的空氣為淒厲而已。當我們；東望着M壓前進時，在麥田中走出，前面橫着一條田溝，水是溼了的，算來只好說是一片窪地，我才剛剛走到，朝左端一望，猛見得那兒躺着一具死屍與斗笠，

灰色軍服，一望就知道是一位戰死的兵士。不由我神經一觸，皮膚起了粟粒。朋友啊，你請勿笑我這樣地胆怯，你可知道，我這才第一次經歷呢！

W科長只是向前走，大約他是看不見的，於是我招呼着他：

“W科長！ 您來這裏照照，慢點走！”

他回轉頭來，問着一句，‘什麼？’隨即走回來，他走近了，我朝左指給他看。

‘那兒一具死屍呢。’

於是我們一齊走向死屍旁邊來觀察，屍首是背面僵臥，腦袋上軟軟地蓋着一頂寫着我們自己的軍隊的名稱的幾個字的廣東式竹笠，因為這樣，所以頭部的傷痕看不大顯現，雖則那竹笠有些血污。上衣是半破裂的，下衣却是完全被剝去，臂部和兩腿間，有許多被毆打的創痕，在凝紫腫青的中間，可以看得出有些皮肉是被擦去的樣子。四月杪的北方天氣，已是漸漸酷熱，經過一二次熱毒太陽猛曬的屍體，行將見有些潰爛，多少蒼蠅聚集着噁噁地在唱着死的歌頌。

‘C同志，你看這屍體是用棍子繩子綁着，雖然頭有血污，可是地上却沒有，看來定然不是在這兒死的，’W科長用手杖一面翻着蓋在死屍頭上的斗笠，一面對着我說：

“是呀！ W科長，你看子彈亦沒有，槍亦沒有，大約總是給敵人劫奪毆殺後，扛來這裏棄掉的。”我表示同情應着說：心裏只是慘然！

隔一會科長說：

“我們還是幹我們的事去罷！”

我不得不跟着科長走，然而我沉默着，腦際好像浮現了一陣黑影，良意與剌動的心情中，又加上一層慘怛的情緒；日光是倦懶地，原野是悄悄地，沒有一點微風，沒有一些聲響，一望無垠的麥隴，半黃綠的色調，緊蘊着一種死的傷悼的幽輝。

下

已經是午後四句鐘了，師部一個中尉副官來找我，說師長得了報告，知道在

W莊附近有一具死亡士兵的屍首，命他來要我領他去收斂。

當他來找我並且說明原委後，我覺得滿腔慘怛的情緒，稍微得溫暖的慰藉，於慨然答應，帶上一筒手電燈，就要着中尉副官走。

“我還須得帶一條軍氈去哩，給我等一等！”中尉副官那癡肥而無高度的臉上，堆下誠懇的微笑。

“用不着吧，沒有好遠的路。”我說着；心中委實有點討厭他，暗地裏在罵他道：“你這笨傢伙！還在做夢麼？”不過沒有脫口說出。

“不是那天下車步行的M莊嗎？”他怪異的表情，發出這樣的疑問。

“離這裏東南面才十多里地呢！”

“呵！……呵！”中尉副官裝着笑掩飾他的不聰明。

我在前，中尉副官在後，這樣的走上東南的黃沙官道。我一邊走，一邊打算如何到村招呼鄉民，如何葬法，一邊想這一個陌生的戰士，現在是已經做了所謂，‘成仁就義’而死的人了，他遠隔關河遙阻的鄉關來此異域殞歿。亦許萬里外他的老母在垂淚遠盼，亦許他的嬌妻稚子在哀啼；啊！你勇敢的我們的戰士！你為什麼樂棄故園的美好，捐絕妻孥家室而來此犧牲？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是爲着生活的迫逼，定然爲要是解除一般民衆的痛苦而來請纓！你不是爲着反抗萬惡軍閥的統治，亦應是爲着想打倒惡魔般的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和欺凌！啊，我們的戰士！這樣的社會制度，是驅迫着我們不得不如此形成的。然而，勇敢的死了的戰士！我們是給幾個所謂領袖者欺哄淨盡了，我們本是希望爲窮苦的民衆而灑盡我們的血淚，擲盡我們的頭顱，輕捐我們的白骨；而今呢！我們的頭顱，是整個地變成領袖們的滿屋珠寶與金銀；我們的白骨！我們的白骨！已堆砌成惡魔的領袖們的尊嚴燦爛的聖殿之基了。民衆的組織，可得解散逮捕！中正的言論，可得封禁沒收！良善的真正的革命民衆，可得陷溝！倘不遂其敲詐，則可置之于死地！……罷了，罷了，斷送我們整千整萬的頭顱！斷送我們弱小平民無數的身家生命財產！充其量不外造成幾個吃人的魔王的榮名！我們這幾千百萬人的偉大的功業在那裏？我們這幾千百萬人的渴望的天國在那裏？我們窮苦民衆的利益在那裏？我們民衆的出

于真心要求和平要求根本解决的哀鳴；是假，是反動，是危害！只有他們多多少少的烏領袖朝秦暮楚，覆雨翻雲是真，是正動，是天經地義？啊啊！我們的勇敢的戰士喇！這樣幹嗎？幹嗎？還不掉轉你們的槍口，向這兒來！向這兒來！——

我不知怎地，心裏老充滿着這樣的恨憤，足步亦格外加緊，早把那一個寶貝中尉副官，掉落後頭。待回轉頭來一看，不禁使我好笑，他矮而肥胖的身軀，一雙腿好像沒有力量載起的樣子，走得異樣吃力，簡直是一匹矮足母雞在學步，相相我們的距離，足足在三百步以上，我於是不得不站住高聲催着他說：

“同志！時候不早了，還得緊點趕路吧！”

——未完

本報第八期目次預告

- | | |
|--------------|------|
| 1. 最後的老爺(小說) | 蔣光慈譯 |
| 2. 都市之夜(小說) | 戴平萬 |
| 3. 薄塵(小說) | 陳一燕 |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二月十日發行		(第六七號合刊)	
編輯者	海風週報社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寄售處	本埠及各省書坊		
價目	每週一期	零售大洋三分	
	半年二十六期	一元	
	全年五十二期	二元 (國內及日本各埠郵費在內)	

本期合刊零售六分